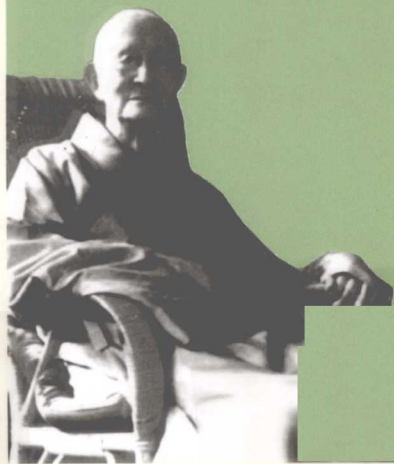


印度佛教思想史

希望诚信佛法的读者，从印度佛教思想的流变中，能时时回顾，
不忘正法，为正法而怀念人间的佛陀！

印顺



释印顺 著

印顺法师佛学著作系列

中华书局

印 顺 法 师 佛 学 著 作 系 列

印度佛教思想史

中華書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印度佛教思想史/释印顺著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10.6
(印顺法师佛学著作系列)

ISBN 978 - 7 - 101 - 07478 - 9

I. 印… II. 释… III. 佛教史 - 思想史 - 印度 IV.
B949.3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30551号

经台湾财团法人印顺文教基金会授权出版

-
- 书 名 印度佛教思想史
著 者 释印顺
丛 书 名 印顺法师佛学著作系列
责任编辑 陈 平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)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-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
版 次 2010年6月北京第1版
2010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规 格 开本/880×1230毫米 1/32
印张12 $\frac{3}{4}$ 插页2 字数260千字
- 印 数 1-2000册
国际书号 ISBN 978 - 7 - 101 - 07478 - 9
定 价 29.00元
-



自序

一九六七年，我在《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》“自序”中说：在战乱中所写的《印度之佛教》，“是用文言写的，多叙述而少引证，对佛教史来说，体裁是很不适合的，而且错误与空疏的也不少。……我要用语体的，引证的，重写一部”。但直到现在，二十年的悠长岁月，《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》以外，只写了《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》、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》、《如来藏之研究》、《空之探究》，晚年衰病，“重写一部”——分为多少册的意愿，已无法达成，所以三年前，将《印度之佛教》重印出版。《印度之佛教》的错误与空疏，在上面几部写作中，虽已做部分的改正与补充，但印度佛教演变的某些关键问题，没有能做综合联贯的说明，总觉得心愿未了。现在据我所理解到的，再扼要地表达出来。

“佛法”在流传中，出现了“大乘佛法”，更演进而为“秘密大乘佛法”，主要的推动力，是“佛涅槃后，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”。怀念，是通过情感的，也就可能有想像的成分；离释尊的时代越远，想像的成分也越多，这是印度佛教史上的事实。

佛弟子对佛的怀念，起初是：释尊遗体——舍利的建塔供

养,释尊遗迹的巡行,表示对释尊的信敬与思慕。释尊过去生中——菩萨的大行,也从“本生”、“譬喻”、“因缘”中流传出来。佛及过去生中菩萨行的伟大,是因佛弟子的怀念释尊而引发的,成为佛教界的共同信念。涅槃,涅槃了的释尊,不是神教想像的“神”那样的存在;但一般信众,对于佛入涅槃而再见不到了,不免引起内心的怅惘。态度自由而重于理想的大众系说:佛是不可思议的存在;佛寿是无量的;现在的十方世界,有佛出世:这多少满足了一般人心——“大乘佛法”在这样的情形下出现。

释尊开示的正法,是“先知法住,后知涅槃”。修学者先彻了因果的必然性——如实知缘起;依缘起而知无常,无我无我所,实现究竟的解脱——涅槃寂灭。涅槃不落有无,不是意识语言所可表示,为修行而自觉自证知的。以菩萨大行为主的“初期大乘”经,继承“佛法”的正法中心,但“佛法”是“先知法住,后知涅槃”,而“初期大乘”经,却是直显深义——涅槃,空性、真如、法界等,都是涅槃的异名。所以,“佛法”从缘起入门,“初期大乘”是直显诸法的本性寂灭。诸法本性是无二无别、无著无碍的,在“佛”的怀念中,传出一切众生有如来(胎)藏、我、自性清净心的“后期大乘”经。这样,“正法”由缘起论而发展为法法平等无碍的法(本)性论,又由法(本)性论而演化为佛性(如来藏)本具论,再进就是本来是佛了。这是佛教思想发展中,由法而佛的始终历程。

佛法甚深——缘起甚深,涅槃更甚深,一般人是难以受学的。为了方便普化,施設“念佛,念法,念僧,念施,念戒,念天”——六念法门,使不幸的人,在恐怖、苦恼或病重时,能内心

安定,不失善念,这有点近于一般宗教了。“念(忆念,系念,观念)佛”是特别发达的!大乘兴起不久,犍陀罗、摩偷罗一带,有塑造、绘画的佛像流行。方便的“念佛”,过去是念佛的功德,现在也取(佛像)相而念佛的色身。一心系念,佛于自心中现起;依据这种修验,得出“自心作佛”、“三界唯心”的理论。后期的大乘经说:如来藏、我是相好庄严的,自性清净心是清净光明的,众生本具,所以念佛不只是念三世十方佛,更要念(观)自己是佛。“念佛”,是从“初期大乘”、“后期大乘”,进入“秘密大乘佛法”的通途。

菩萨发菩提心,久在生死修难行大行,精神伟大极了!但在一般人,可说向往有心而不免无力承担的,于是继承“佛法”的方便,说佛前忏悔、劝请、随喜、回向菩提。这是广义的“念佛”,容易修行,为养成大乘法器的方便。一般的“念佛”方便,着重称名,有“消业障”、“生净土”、“不退菩提”,种种的现生利益。西元前后,经典的书写流行,为了普及流通,经中极力称扬读、诵、书写、供养经典有种种现生利益。般若“是一切咒王”,胜过一切神咒,也就承认了世间的神咒。以唱念字母,为悟入无生的方便。大乘经的音声佛事:唱字母、称佛名、诵经、持咒,是“大乘佛法”能普及民间的方便。

“佛法”说到了“念天”,菩萨本生中,有以天、鬼、畜生身而修行的,“大乘佛法”也就出现了“天(大力鬼王、高等畜生)菩萨”。帝释等每说陀罗尼——明咒护法,咒语渐渐重要起来。“后期大乘”的《楞伽经》等,进一步说:印度民间信仰的天、鬼神、古仙,都是佛的异名,佛所示现的,奠定了“佛天一如”的理

论。西元三世纪起,印度梵文学复兴,印度教也渐渐兴起。在“大乘佛法”的方便道及如来果德的倾向下,适应外在情势,发展为“秘密大乘佛法”,多与神(天)教相通。如教典不名为“经”,而名怛特罗(续)。取“奥义书”式的秘密传授,师长的地位重要起来。咒——佛、菩萨等的真言,是“语密”。神教的手印,佛法也有了,是“身密”。护摩——火供(“佛法”所禁止的),成为自利利他的重要事业。民间信仰的鬼神进入“秘密大乘”的堂奥:有手执武器,忿怒相的天菩萨(或佛所示现)。湿婆天派有“性力”崇拜,“秘密大乘”也有相抱相合的(俗称)欢喜佛。适应与融摄神教,“佛天一如”的具体化,为“秘密大乘”的特色!

“大乘佛法”的菩萨大行太难了,一般倾向于重“信”的“易行道”。恰好如来藏是佛智与色相庄严的本来具足,与“念佛”的是心作佛、自心是佛相通,“秘密大乘”这才观自身是佛——“天慢”,发展为即身成佛的“易行乘”。即身成佛,不用修利济众生的菩萨大行,等成了佛再来利济众生。难行不用修,佛果可以速成,对一般人来说,真可说太好了!

大乘经中,十方世界的佛、菩萨多极了,再加入印度群神,不免杂乱。“秘密大乘”作了有组织的序列,如“瑜伽续”以中央毗卢遮那,及四方四佛,分五部(族)而统摄一切。五方五佛,是仿照忉利天主帝释在中央,四方来的四大天王四面坐的集会方式。帝释是执金刚(杵)的夜叉,夜叉是一向分为五族的。夜叉王——执金刚,金刚手,金刚藏,普贤(坐六牙白象,与帝释相同),是“秘密大乘”的当机者。忉利与四大王众天,是欲界的地

居天,天龙(鬼畜)八部的住处。欲界是有淫欲的,地居天形交成淫而不出精,正是“无上瑜伽续”,修天色身,贪欲为道的理想境界。太虚大师称“秘密大乘”为“依天乘行果而趣佛果”,这是不以人事为本,适应印度神教,以天(鬼神)法为本的大乘。

以上是大乘经法的情形。分别抉择经文,成为条理严密的义解(论义也影响后起的经典),是论。大乘论有:1. 中观系。“初期大乘”的直显深义,学者容易流入歧途,龙树起来造论,说缘起无自性故空;以“佛法”的“中道、缘起”,贯通“大乘佛法”的“性空、唯(假)名”。龙树说:“若不依俗谛,不得第一义”,那是回归于“佛法”的立场,“先知法住,后知涅槃”了。所以中观是三乘不二的正观,有贯通“佛法”与“初期大乘”的特长!2. 瑜伽行系。无著依(文体近于论的)《解深密经》等造论:“初期大乘”的一切法空,是不了义说,缘起——依他起相是自相有的;“后期大乘”的如来藏、我,是真如的异名。瑜伽行系的特色,是依虚妄分别(的“分别自性缘起”),说“唯识所现”。为了论证唯识所现,陈那与法称发展了量论与因明。说到转染成净,立佛的“三身”、“四智”;佛果是当时佛教界的重要论题。中观与瑜伽行二系,都分别如实与方便,多少纠正了佛教界的偏差。不幸的是,后学者为了龙树说缘起无自性,无著说缘起自相有,彼此间引起无边的论争,忘失了佛法“无诤”的精神!3. 如来藏系。如来藏、我、自性清净心,近于神教的真我、真心,适应世俗而流行。坚慧的《究竟一乘宝性论》,受到无著论的影响,却没有说种子与唯识。论说四法:“佛界”是本有如来藏;“佛菩提”、“佛法”、“佛事业”,是如来藏离染所显的佛体、佛德与佛的业用。

有的学者，融摄瑜伽行派的“五法、三自性、八识、二无我”，使虚妄的阿赖耶——藏识，与如来相结合，说“如来藏藏识心”。以真常为依止而说唯心，是文体近于论的《楞伽》与《密严》。《宝性论》明佛的因果体用，《密严经》说如来藏是念佛三昧者的境界，也就是观自身本来是佛。后起的“秘密大乘”，摄取“中观”与“瑜伽”，继承“如来藏”说，从信仰、修行中发展完成。

印度佛教(学)思想史，一般都着重于论义。论是分别抉择，高层次的理论，是不能普及一般的。“大乘佛法”后期，那烂陀寺的论学，成为佛教权威，而重信仰、重他力、重事相、重修习、重现生利益的佛法，正以“念(佛天一如)佛”为中心而普遍流行。晚年多读经典，觉得适应信增上的方便，如造塔、造像、念佛、诵经……存在于佛教中的异方便，对佛法思想的演化有极为深远的影响，所以曾写了《佛法方便之道》十余万字。又觉得：如实与方便，是相互影响而演化的，所以又想起了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的写作。如实与方便，有佛法自身的开展，也受到外来——神教思想、不同地区、政治情况……的影响。把握佛法特质，理解发展中的重要关键，多方面的种种影响，才能完整地表达出印度佛教思想史的真相。这是我的学力所不能达成的，而衰朽余年，念力减退，也不容许作广泛的写作构想。所以本书只能着重佛法自身，作概略的叙述，而《印度之佛教》说过的，有些不再重述了。

我对印度佛教的论究，想理解佛法的实义与方便，而缩短佛法与现实佛教间的距离。方便，是不能没有的；方便适应，才能有利于佛法的弘布。然方便过时而不再适应的，应有“正直舍

方便”的精神，阐扬佛法真义，应用有利人间、净化人间的方便。希望诚信佛法的读者，从印度佛教思想的流变中，能时时回顾，不忘正法，为正法而怀念人间的佛陀！

一九八八年二月三日，印顺序于南投寄庐。



凡 例

一、本书所引日本《大正新修大藏经》，今简称“大正”。

二、日本所译《南传大藏经》，简称“南传”。所引文字，并转译为华文。

三、日本所译《タラナ印度佛教史》。作者梵文拼音为 Tāranātha，或音译为多罗那他。本书引用，简称为多氏《印度佛教史》。

四、法尊所译书，如《入中论》等，原本为四川汉藏教理院刊行，简称“汉院刊本”。

五、印度波罗 (Pāla) 王朝的年代，依吕澂《西藏佛学原论》(商务本)所说。

目 录

自 序……………001

凡 例……………001

第一章 “佛法”

第一节 佛法兴起与印度的时代文明……………001

第二节 释尊略传……………007

第三节 中道正法……………016

第二章 圣典结集与部派分化

第一节 舍利塔与结集……………029

第二节 部派分化与论书……………034

第三节 部派思想泛论……………050

第三章 初期“大乘佛法”

第一节 初期大乘经的流布……………071

第二节 深智大行的大乘……………080

第三节 方便易行的大乘……………097

目 录

第四章 中观大乘——“性空唯名论”

- 第一节 龙树及其论著……………105
- 第二节 龙树的思想……………111
- 第三节 提婆的“百”论……………130

第五章 后期“大乘佛法”

- 第一节 后期大乘经……………135
- 第二节 如来藏我思想的特色……………146

第六章 大乘时代之声闻学派

- 第一节 说一切有部……………159
- 第二节 譬喻·分别说·正量·大众部……………179
- 第三节 经部兴起以后的综合学派……………193

第七章 瑜伽大乘——“虚妄唯识论”

- 第一节 瑜伽行者与论书……………213
- 第二节 瑜伽行者对一般大乘法的见解……………222
- 第三节 瑜伽行派学要……………232

目 录

第八章 如来藏与“真常唯心论”

- 第一节 般若学者的佛性说……………251
- 第二节 融唯识而成的“真常唯心论”……………261
- 第三节 如来藏与“如来论”……………275

第九章 瑜伽·中观之对抗与合流

- 第一节 瑜伽与中观论师……………285
- 第二节 瑜伽学的发展……………293
- 第三节 中观学的复兴……………319
- 第四节 对抗与合流……………329

第十章 “秘密大乘佛法”

- 第一节 “秘密大乘”的时地因缘……………341
- 第二节 如来(藏)本具与念佛成佛……………353
- 第三节 金刚乘与天行……………368



第一章 “佛法”

第一节 佛法兴起与印度的时代文明

释迦牟尼(Śakyamuni,以下简称“释尊”)诞生于印度,宣扬“佛法”,为人类开显了真理与自由的光明。释尊的出现人间,有他的时节因缘,也就是印度当时的文化环境,有发生佛教的可能与需要。说到印度文明,开拓者是西方移来的阿利安(Ārya)人。古印度文明史的开展,通常分为三期:殖民于五河地方时期,移殖于恒河流域时期,开拓南方时期。移殖恒河(Gaṅgā)时期,约从西元前十世纪起,为印度文明的灿烂时期,这又可分三期来说明。

一、阿利安人向南移殖,以拘罗地方(Kuruṣetra)为中心,到达恒曲一带,这是婆罗门教(Brahmanism)所说的“中国”。教典方面,先集出古代传来(部分新出)的赞歌,为《梨俱吠陀》、《娑摩吠陀》、《夜柔吠陀》——三吠陀。吠陀是用于祭祀的赞歌。对祭祀仪式的规定,祭式及赞词的意义,更作详尽记述的,成为《梵书》。那时的教义,确立了婆罗门教的三纲:吠陀天启,婆罗

门至上,祭祠万能。“吠陀天启”是:古代传下来的宗教赞歌,看作神的启示,作为神教最有力的权证。“婆罗门至上”是:神的启示,分人类为四种阶级:祭司的婆罗门(Brāhmaṇa)、武士(王)的刹帝利(Kṣatriya)、自由工商的吠舍(Vaiśya)——都是阿利安人,享有宗教的再生权;非阿利安的原住民,成为被奴役的首陀罗(Śūdra),死了完事,名为一生族。严格的阶级,出于神的意思;作为祭师的婆罗门,地位最为崇高。“祭祀万能”是:神与人的关系,依于祭祀,祭祀为宗教第一目的。进而以为,天神、人、世界,一切因祭而动作,因祭而存在;天神也不能不受祭祀的约束。此外,古代阿闍婆阿耆罗(Atharvāṅgiras)传来的息灾、开运、咒诅、降伏的咒法,为一般人民的低级信仰,后来集为《阿闍婆吠陀》。

二、阿利安人渐向东移殖,恒河中流出现了毗提诃王朝,首府弥缙罗,在今恒河北岸。毗提诃不是纯正的阿利安人,有悠久的王统传说。那时拘罗中心的婆罗门,着重于祭祀的事相,努力使它通俗化;而恒河中流,受阿利安宗教文化的熏陶,开展出新的文化,就是古奥义书(Upaniṣad)。那时,苦行与隐遁者渐渐多起来。隐遁者不再从事形式的祭祀,不再为衣食劳心,专心于禅思。这种似乎消极的学风,不但哲理深入,更有不受祭祀束缚的积极意义。如迦尸(Kāśi)国的阿闍世王(Ajātaśatru),以“梵”(brahmā)教授吠陀学者跋梨格(Balāki);毗提诃王庭以祀皮衣(Yājñavalkya)仙为中心,召开哲理的讨论会^①。奥义书的勃兴,

^① 《布利哈德奥义书》(二·一、三·六)。

由王家领导思想，“婆罗门至上”，不能不退处于受教的地位。奥义书重视真我(ātman)的智识，祭祀已不再是万能，所以说：“行祭祀苦行者入天界，于其中轮回；惟住于梵者能得不死。”^①吠陀也不过是名目的学问，与真我无关。奥义书的重要建树有二：一、真心的梵我论；二、业感的轮回说。从《梨俱吠陀》的创造赞歌以来，一元倾向的创造神话，经理论化而成宇宙的本原，为神秘的大实在。在奥义书中，称之为“梵”；如显现为人格神，就是梵天(Brahman)。有情生命的本质，称之为我。在生死历程中，人类似乎是迷妄的、虚幻的，然探索到自我的当体，到底与真常本净的梵是同一的，所以说“我者梵也”^②。自我是超经验的纯粹主观，所以是“不可认识的认识者”；此“唯一不二的主观，即是梵界，即是最高的归宿，最上的妙乐”^③。至于业感轮回(samsāra)说，是在生死的相续中，依自己的行为——业(karma)，造成自己未来的身份，如说：“人依欲而成，因欲而有意向，因意向而有业，依业而有果”报^④。奥义书的业力说，与真我论相结合。“我”为自身的行为所限制、拘缚，从此生而转到他生。对照于自我的真净妙乐，加倍感觉到人生的迷妄与悲哀，因而促成以后解脱思想的隆盛。真我论，为吠陀文化的开展，而业力说却是时代的新声。有人请问死后的归宿，祀皮衣仙说：“此不可于众人中说，惟两人间可传”^⑤，所说的就是业。在当时，业

① 《圣德格耶奥义书》(二·二三，一)。

② 《布利哈德奥义书》(一·四，一〇)。

③ 《布利哈德奥义书》(二·四，一三、四·三，三二)。

④ 《布利哈德奥义书》(四·四，五)。

⑤ 《布利哈德奥义书》(三·二，一三)。